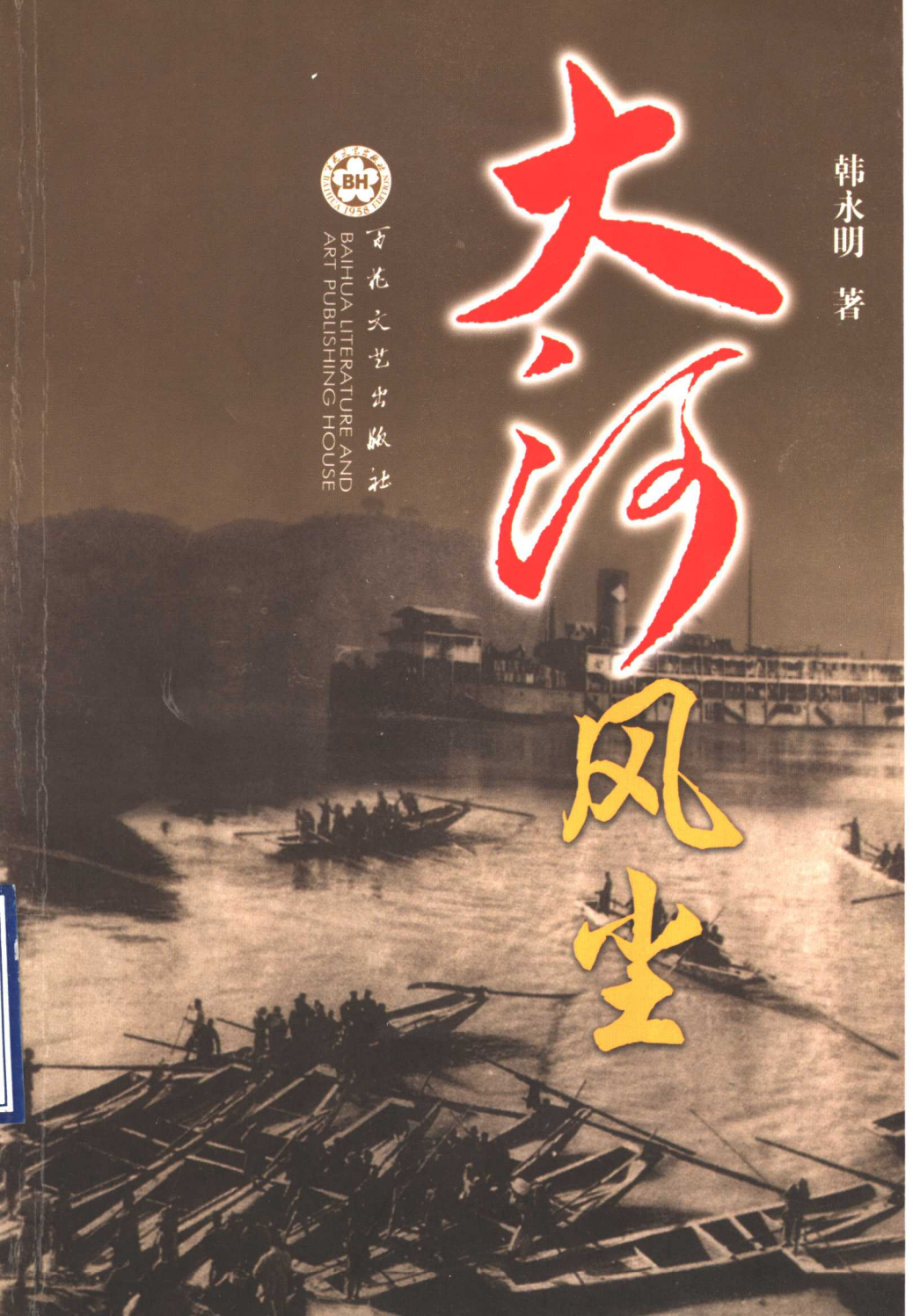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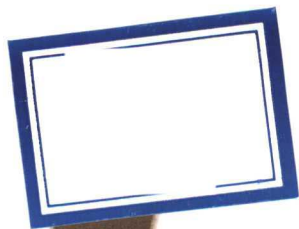
韩永明 著

大河 风坐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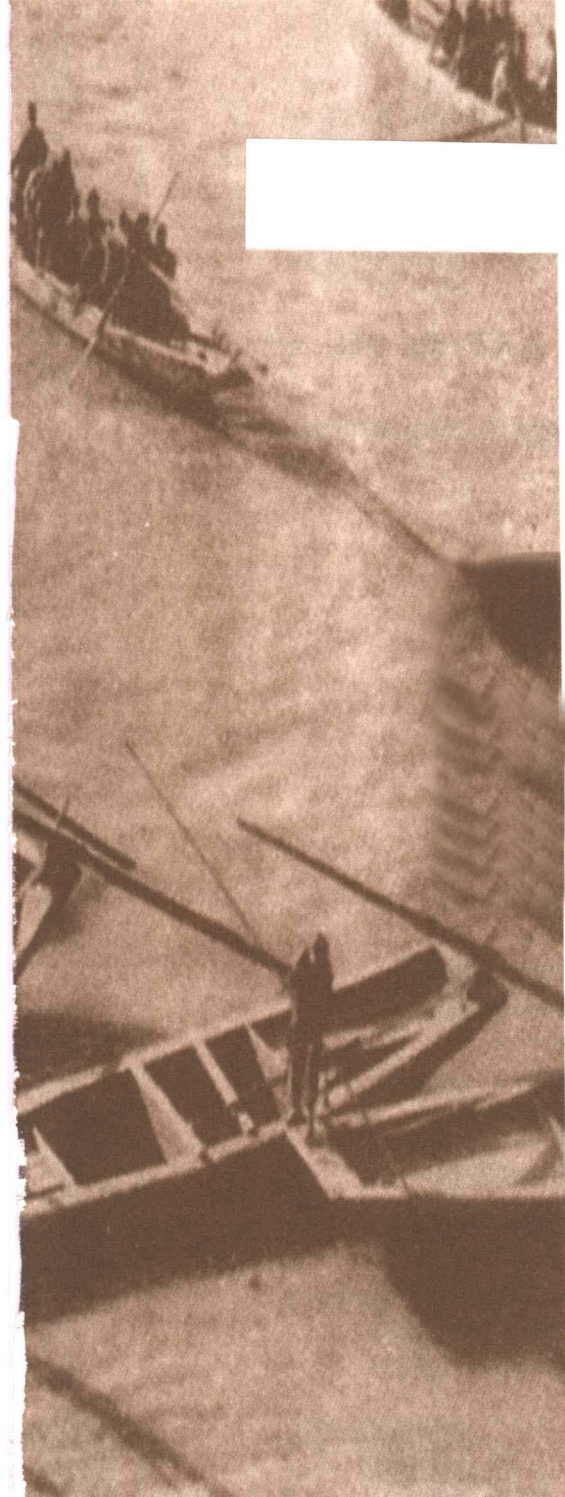




大河风生

韩永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风尘 / 韩永明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32-7

I. 大...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24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第一章

1 在大海的那一边

应该说,对于川江,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向往,而且我总觉得它是在天上。这可能缘于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与爷爷的一次对话。我问爷爷:海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水,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爷爷说,从江里来的。那么江里的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

我猜想爷爷可能在我还什么也听不懂的时候就开始讲川江了。因为我记住的第一个词汇就是川江。长大了我越是相信了我的这个想法没有错。

宋老伯转道菲律宾去大陆的事情,开始我并没有给爷爷讲。我考虑爷爷如果听说了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去大陆的。爷爷生于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今年已七十多岁了。谁也不敢保证,他还受不受得了旅途的劳顿。

可是这事我终究没有瞒过爷爷。宋老伯在一天我们都不在

家的时候,来到我们家里,和爷爷说了他去大陆的整个过程。其实,对于宋老伯去大陆的事,我们是嘱咐过他不要跟爷爷提起的,不知道这个宋老伯现在是犯什么傻。我们回来时,屋里弥漫着一股酒气。爷爷脸放红光,样子乐呵呵地,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爷爷高声地喊:剑雄,宋黑子去大陆了!桂兰,宋黑子去大陆了!阿明,你宋老伯到川江了!……剑雄是我父亲,桂兰是我母亲。爷爷就这样高声地大叫着,一—地叫,生怕我们哪一个人不知道。

我说爷爷,宋老伯去大陆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没给您老说,是——怕您也要急着去大陆,因为现在还很麻烦,宋老伯他就是转道菲律宾才去的。这很不安全。

爷爷说,怎么不安全?他宋黑子能安全,我就不安全了?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爷爷告诉你们,在这里,我从来没有感到安全。只有在我想到川江的时候,在我和你们谈起它的时候,我才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我感觉我的灵魂像一架飞机一样在机场着陆了。

爷爷这样反驳我的时候,就跑进他的书房,拿出一面杏黄色三角形小旗。他说你看,你们看,这就是宋黑子在川江给我带回来的!宋黑子他的的确确就是到大陆去了,到川江去了,到我们的故乡去了!

他都给我说了,只要是我們想去大陆,香港的菲律宾的,哪里的签证大陆都认可。阿明,你明天就去给我办到菲律宾的旅游签证,时间越长越好。我要去大陆,去川江!我现在就好像听到划龙船的声音了。

黄色三角小旗上印着一行红字:长江旅游纪念,中国湖北纤夫旅行社。

他说在秭归，在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天天都划龙船。那是一个旅游项目，游客随时都可以进行龙舟竞渡。这旗子是他参与龙舟竞渡时得的一面奖旗。阿明，爷爷不是给你讲过川江的龙船吗？嗨佐！嗨佐！三间哟大夫哟——

爷爷说到这里的时候，拿起那面杏黄色小旗，手舞足蹈起来。弄得我们一家人忍俊不禁。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爷爷这么兴奋。

父亲，父亲望着爷爷说，您老年事已高了，现在这个情况，就叫阿明先去一趟，先去找一找人，把您老要找的那些人录了像带回来。

不行！爷爷说，坚决不行！你们怎么就这样不懂我。我不只是要看到他们，我是要看到川江，让我的双脚在川江走一走。让我吹一吹川江的风，听一听川江的涛声。爷爷是喝川江的水长大的，爷爷身上流着川江的血，你们的身上都流着川江的血。这么多年，川江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奔流，在我梦里轰响，我一直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回川江看一眼。这是爷爷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唯一的心愿。不然我死不瞑目。我会觉得我这一生一直就在飘泊，而没有找到家。

爷爷说到这里的时候，又进他卧房拿出了他一直摆在他房里的一个木帆船模型，还有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的东西。木帆船模型，一直是爷爷的珍爱。我们都十分熟悉。因为我们已无数次地看过爷爷如何用红绸布擦抹它。爷爷在擦抹它和搬动它之前，会点一炷香，给它作揖，就像它是一个神祇，就像那里蹲着我们列祖列宗的魂灵。爷爷给我们讲过的很多柏木船的故事，有许多就是在这具模型前讲下来的。只是爷爷从来就没有让我伸手摸一下它。

那个用红绸布包裹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爷爷放好了木帆船模型,然后把那个用红绸布包裹的东西搁在茶几上,慢慢地打开。我们都围过去。我们看到爷爷的手抖动起来,听到爷爷的呼吸硬硬地。原来红绸布包裹的是一块锅片。

剑雄,爷爷说,我现在感到,一刻也不能等了。我就像听到川江在召唤。

父亲和我只好同意爷爷“去菲律宾旅游”了。因为我们怎么也说服不了爷爷。而我们担心要是不同意他去,他也许会病下来。可是这次我和爷爷却没有成行。我在办好我和爷爷去菲律宾的旅游签证,在桃园机场登机时,爷爷带在行李包里的那半边锅片给我们找了麻烦。红外线扫描我们的行李包时报警,机场人员怀疑我们带了枪械,待我们打开行李包,拿出那半边锅片时,他们又怀疑这是文物,要送文物部门鉴定。就在爷爷充满愤怒的解释与分辩中,爷爷供出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爷爷就在这时中风了。

直到一个月以后,爷爷的大脑才清醒过来,左臂和左腿没有一点知觉。爷爷认清我的时候,说阿明,你就先去一趟川江吧。把川江的水给爷爷带一小瓶回来。还有,我现在,我现在要继续给你讲川江的故事,讲川江柏木船的故事。如果我不讲那些故事,我心里就难受。我只有讲起那些故事时,我才能够平静。现在我躺在病床上,我讲这些故事时,我才能感觉到我还活着。阿明,你能把川江的故事写成书吗?

爷爷出生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古老的小镇。这个小镇子叫新滩。小镇的来历,按照爷爷的讲述,是因为滩。嘉靖年间,江岸发生岩崩,巨石涌入江中,堵塞江流,断航八十余年。后来江水日浸月蚀,在南北两边洗出两个航道。川江当中横着一个巨大

的江滩,行船困难。却也让许多人找到一条生计。他们有的人在这里弄船,有些人在这里拉纤,有的人在这里打鱼,有的人在这里开铺子,有的人在这里捡水财,捞死尸……这样,新滩就有了拥有柏木船的舢主儿;有了靠柏木船生存的桡夫子;有了拉纤的纤夫;有了添滩的滩姐;有了乡长;有了两进三进的院子;有了客栈酒楼;有了寺庙;沿江岸有了绵延不尽的那些专供桡夫们歇息的河铺子,有了一个镇子。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小镇当做我的故乡。因为按照爷爷的说法,我的曾祖父,并不是出生在这个镇上,只是生活在这个镇上。爷爷说曾祖父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生在川江的什么地方。在他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从川江的一个什么地方逃出去。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次大洪水。因为我的曾祖父对他的故乡的记忆只是满江大水。而一年后,他和他的父亲搭乘着一只便船要回川江故乡的时候,船在新滩打滩时张了。“张了”是拉纤时的一个属语,就是船被拉到激流上拉不上滩时,纤夫甩掉了肩上的纤缆,让船从滩上倒退下去。当然,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不然,纤夫就要被快速倒退下去的船拖着走,或者拖下江里去。那时,我的曾祖父只有五六岁,他的父亲把他放在船上,然后去添滩。可是船却张了。因为我的曾祖父的缘故,在别的纤夫都甩了纤缆时,他却怎么也不甩下背在身上的纤缆。这样他的父亲就被那只张了的船生生在江岸的石圪塔上拖得骨肉分离了。而我的曾祖父被船帮会会首柳云龙老爷收养了下来。因此曾祖父就留在了新滩。

我说爷爷,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冲动,也许是那些故事太有意思了,也许是像你所说我身上流着川江的血。只是我觉得川江太神秘太丰富太豪放太阳刚太博大了,我不知道怎么来写。

我担心我不管怎么写,都不能接近她。就像一个不太高明的画师给他崇拜的人画像,他画不出他的神韵,或者画得不像,甚至丑化了他,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吗?而且爷爷你知道,对于川江,我的印象几乎都是建立在你讲的那些故事上的。

爷爷说,你不能这样想。不管你画得怎么样,只要你画了,就是真诚的。如果你担心写不好,你就照我讲的样子写下来。我怎么讲的你就怎么写。只是——只是有一些年代,人名和地名我记不太清了。

阿明你答应我,你一定写啊!爷爷一次又一次地望着我说。

我不知道爷爷这是为什么,是忏悔、缅怀,还是纪念、倾诉。

我真的开始构思写一写川江了。这时候,爷爷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就像是储在地窖里的酒一样,我打开它们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沉醉。并且,大脑里很快出现了许多爷爷并没有讲过的场景和许多活蹦乱跳似曾相识的人物。我有些奇怪,关于故乡,每一个人的血脉里是不是会带着一种印象的遗传,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灵魂曾经在那里栖息过。

可是我又感到很有些为难。我就像独自处在一个酒窖里。我面对那些陈年老酒,我感到沉醉,可是我却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酒杯取一杯酒出来,让客人品尝。

想去想来,我打定主意围绕川江的柏木船来写。因为我脑子里一直就飘着一片川江的帆影。

2 固陵号

光绪十五年的大年初一早晨,船帮会会首柳云龙的堂屋里,管事龚驼子正在忙着往香案上摆放线香和酒碗。

弄船的人家，正月初一十五、四月四、六月六、九月九这样一些节日，不管在坡上还是船上，都是要敬神的，尤其是大年初一。柳云龙堂屋的香案上摆着一只香炉，靠里面放着一只柏木船模型。这模型两尺多长，做工极为精细，上面有布条（帆）、外挂、飞马绳、橹、舵、艄、吊楼子、桅子、篷子、梳脑，就连锁附板也跟真船上的一样，也是活动的，还雕刻了摇橹的、撑篙的、掌艄的、拿舵的等各色人物，形态十分逼真。这模型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年代了。木头已变得蜡黄，牛骨一样透出一种猩红的光亮。这只模型上方是神龛，供着两尊像，一是观音，一是镇江王爷。

一会儿柳云龙穿戴一新出了房门，来到堂屋。丫鬟春花端了热水让他净手。柳云龙净了手，站了起来，双手交替着拍打了一下袍袖，走到香案前面，拣了几炷线香点燃，摆熄了，插到香炉里，正要往碗里倒酒，却听见啪地一声，见木船模型摇晃一下，随即有一个东西落在香案上。柳云龙定睛一看，是一只斑鸠撞到木船模型上了。斑鸠撞死了，几点血洒在木船模型上。弄船的人爱讲兆头。大年初一出这样的事，柳云龙心里一沉。龚驼子说，老爷，这是吉兆啊，斑鸠斑鸠，办酒嘛，老爷今年定有喜事。龚驼子这样解，显然是怕柳云龙为这事多虑。柳云龙听了，只长叹了一口气，心里却对万县的事情，愈加担忧起来。

这个年，柳云龙过得很不轻松。自从去年腊月初何先生和罗腿子去了万县之后，柳云龙的心就一直悬着。

何先生是楚帮会馆紫荣宫的管事，罗腿子是会馆的跑腿。柳云龙派他二人去万县是要约万县船帮会的谭大爷吃讲茶。

年末岁首，船帮会之间都要相互走动。各船帮会都要派人到各码头，给船帮老爷辞年或是拜年，求其给本帮船户一些照应，并借此机会了解会馆的情况，结交商号货栈的老板，拿些信

货。柳云龙选择这个时间约谭大爷吃讲茶是他觉得在这个时间与人和，人家可能会多给他一点情面。

楚帮船户在万县码头生意做得开。万县帮船户一直心存怨怼，总想寻找机会把楚帮船户从万县码头挤出去。事有凑巧，去年春末，楚帮船户郑万全舢主儿为争装一杂货行的牛羊皮，在重庆南天门码头和万县帮一个姓黄的舢主儿打了起来，两帮船户和船工大打出手，各伤了一些人。万县帮就以此为借口，把楚帮设在万县的会馆烧了，把会馆管事王满祚赶了，把楚帮的码头也占了。从此两帮不相往来。柳云龙为了两帮讲和，请了万县桐油行的龙大爷和商会的董老爷出面斡旋，可谭大爷也没有半点松动。不得已，柳云龙才想到吃讲茶一着。

何先生人很精明，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嘴巴也利索。跑腿罗腿子会一些拳脚，而且人也机灵，因此柳云龙派他二人前往。并且还给谭大爷带去了两斤烟土和五百两纹银。

从新滩到万县，如果风好，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回转。可是何先生和罗腿子到现在也没回来。柳云龙除了考虑谭大爷这回会是什么态度外，也开始担心何先生和罗腿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慢慢地过了元宵节，柳云龙年前年后派到川江各大码头拜码头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何先生和罗腿子还是没有回来。柳云龙心急，十六下午就一个人走到江边去转，不知不觉走到自家的一条麻瓢子上。

麻瓢子又叫南板麻雀尾，船尾像麻雀尾巴一样上翘着。麻瓢子是川江最大的柏木船，有剪子舱，夹夹舱、走舱、桅子舱、伙舱、官舱、鹅壳舱等十三个舱，可载重九十多吨。船尾部有一吊楼子，装成两件房，一是内房，一是客房。客房供货主住，内房则

是供舨主儿住的，里面摆着床和桌椅、香案，设着神龛。

柳云龙家的麻瓢子就更不一般，可载重一百二十多吨。房里摆着宁式架子床，床上挂板和挡板上的雕刻描金髹红，看起来富丽堂皇。这种好船在川江，简直就是许多舨主儿和驾长的一个梦想。

柳云龙的麻瓢子扎在中滩。管事覃忠孝和小伙计水猴子还没上船，只有驾长向楚杰守船。这时候他正在伙舱里煮中饭。

柳云龙上了船向伙舱那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走到船头梳脑边，眼光漫无目的地在江岸飘荡。

江岸扎着各式各样的船。有麻瓢子、敞口子、中圆棒、神驳子一些大船，也有捞拐子、赶架子、舵笼子、摇摆子、印合子、五板子、燕子尾等一些小船。大大小小的船，一条挨一条扎着，就像一条绳串起来的一挂鱼。拴船的缆绳一条一条地绷在江岸上，从远处看新滩就像一把大琴。

船被江浪颠簸着，有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和啪啪啦啦的碰撞声从涛声中钻出来。岸边纤道上几十人拉着一条五板子、一条印盒子在打滩。江岸的河铺子前面已经有一些人在走动。有几家河铺子屋顶已冒出一些炊烟，在准备开门营生了。打鱼的也动了起来，上滩聂家渔坊那儿有人站在一条双飞燕上张网。

天色灰暗阴沉，兵书峡那边灰蒙蒙的。柳云龙的眼时不时地瞟向兵书峡那个方向，他想从那一片灰色中盯到几片帆影。无论怎么说，有下水船下来，那就是一种希望，最起码也能打听一下何先生的消息。

向楚杰这时从伙舱出来了。他看到柳云龙站在船头，就走到柳云龙身边。

向楚杰身材魁梧，和柳云龙站在一起的时候，差不多要高出

柳云龙一个头，他身上穿的一件黑色对襟棉袄有些短小，就像胳膊要从里面突出来似的。

老爷！向楚杰在柳云龙旁边站了一阵，叫了柳云龙一声。

柳云龙回过头来，望了向楚杰一眼，算是应了。

向楚杰说，老爷是要等何先生吗？这一阵我一直都在注意江上，有他们的消息我会尽快告诉老爷的。

柳云龙没有作声。他手里握着一根旱烟袋，这时只一个劲儿地吸着。

我看万县的事情，老爷可以请五老爷试试看。五老爷管着滩上，万县帮的船要出川，不会不顾忌五老爷这一头儿吧！

五老爷管着新滩的滩务。川江的舢主儿桡夫们都叫他滩霸。因为船过新滩，不论上水，还是下水，都要请人打滩和放滩。而这一切，都被五老爷控制着。楚帮丢了万县码头后，柳云龙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五老爷出面和万县谭大爷通融，可是五老爷没等柳云龙把话说完，就提到柳云龙的千金柳传儿，要柳云龙把柳传儿嫁给他的老三兼善。柳云龙听了，把大烟袋在地上磕了几下，就站起来走人。

五老爷？你不要提到他！柳云龙这时对向楚杰说。

那就打！川江的码头自古就是打出来的。我们一味讲和，人家以为楚帮无人，好欺负。老爷不要忘了，罗腿子、周舢主儿、满罐子这些人，在川江也是一等的好手。只要老爷真心打，不愁打不出码头来。

柳云龙说，你知道我们原在那里的码头谭狗子给了谁？大红旗帮，奉巫帮。我们若是硬打了去，不是又要和大红旗帮、奉巫帮结怨？那时川江，楚帮船还有立足之地吗？

柳云龙正说着，紫荣宫的茶房彭老头气喘吁吁跑到船上来。

喊老爷老爷，东湖会馆管事派人来报老爷，一条洋船锚在宜昌码头，就要进川了！

爷爷说，外人其实早就在考虑川江行轮问题了。川江美丽富饶，而且还连着一个天府之国，连着中国大西南那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原野。因此他们早就想用轮船来开辟一条便捷的经商通道了。

早在咸丰十一年，英国远征队萨利勒少校和布克思通船长乘木船来到川江搜集水文资料和经济情报。同治八年，上海洋商总会的商董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察。他们在考察之后就宣称要使川江行轮，让天府之国四川和欧洲直接联系起来。十年之后，英国政府借故强迫清政府签定了《烟台条约》，条文中称：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留住，再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烟台条约虽叫外人敲开了川江门户，可是他们的轮船却进不了川江。于是他们决定进一步探险。光绪五年，驻重庆领事史彭斯在春夏秋冬四季亲自乘帆船往来于宜渝之间，考察川江四季航运。然后他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这段水道每年至少有九个月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行小轮，其余三个月也可以利用通常的方法帮助轮船过滩。中国人用笨拙的帆船都能达到的地方，以我们科学的能力却不能用轮船尾随而至，这能令人信服吗？

英领事馆贝德禄曾两次赴川考察。他在考察后就四川商务提出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四川东下货物价值每年高达三四千万两，而进口方面，重庆则已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第四大销售中心，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重庆辟为商埠。

重庆领事谢立三侦察贵州、云南以后,从更广泛的角度,指出了通航峡江的重要意义。他说,云贵两省的货物,一般从两条路上来:一条从汉口经洞庭湖到贵阳,时间至少需要三十五至四十天;另一条循广西达云南,时间却不少于两个月。如果峡江通航,汉口洋货可以从重庆转运。从宜昌算起,只需十日便可到达贵阳。如果再将轮船上驶叙府,则广西入云南的货物大部分也可改道大江。

英国商人立德对于川江行轮问题尤其急切。

宜昌开关后的第二年,立德率先将一艘名叫夷陵号的汽船从汉口开到了宜昌。此时,在上海刚成立不久的招商局为开辟汉宜航线,捷足先登,抢派江平轮营运汉宜线,就此由招商局在宜昌开辟了第一条班航。

立德只好在英租界内开设立德洋行,经营进口货物和航运报关业务。嗣后,立德又修煤场,为各国军舰和商船提供煤炭。自立德之后,英商又来宜开设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在滨江路一带接连修建办公楼、住宅和堆栈,经营航运、报关行和仓储。招商局为了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竞争,加强运力,投入江通、江孚、江源等轮轮换行驶汉宜线。此时,英商怡和洋行派江和、同和号,太古洋行派沙市号加入此航线。中外轮船的角逐因此日益加剧。

立德没有加入到汉宜线的竞争中,他把注意力放在川江。他想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他用两年时间详细勘察川江水情,然后回到上海,写成《扬子江山峡航行记》一书,并通过英国驻北京代办欧也纳正式向清廷提出申请,要求清廷发给他在宜昌和重庆间行驶轮船的执照。

立德的川江行轮计划，马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曼彻斯特商会并且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来支持他，欧也纳也给他打气：“对待像中国人这样的人，提出抽象问题是没用的，你只管把船造好，然后开来提出要求，保管没有问题。”

有了欧也纳这句话，立德未等清廷发给川江行轮的执照，便返身回国，筹募资金，急急忙忙地为轮船进川做准备。

光绪十四年夏，立德在克莱德厂订购的轮船零部件运抵上海。立德用这些部件装配了一条小火轮，取名固陵号。年底，固陵号在上海拔锚西进。

立德站在固陵号驾驶舱前面的甲板上，心潮难平。他想起了他勘探扬子江山峡的日日夜夜，想起了他为建造固陵号所付出的种种艰辛，以及远在伦敦的夫人丹妮。

不是丹妮，就不会有固陵号。丹妮出生在伦敦一个富豪之家，因生而有须，无法字人。正在回国筹集资金的立德看中了丹妮家庭的富有，果断坚决地抛弃了已默默等候了他五年的未婚妻凯瑟琳，娶了丹妮。立德这才向英国克莱德厂订造轮船部件，回到上海组建了注册资金为一万英镑的川江轮船公司。

立德的眼光时而飘向正在江面往来行驶的轮船和木船上，时而又停在岸边那些赤裸裸的纤夫们身上，心中涌出阵阵兴奋、激动。

扬子江山峡行轮，决不仅仅是为大英帝国开辟一条便捷的商路，更大的意义在于一种征服。他甚至觉得，用轮船征服川江这头桀骜不驯的怒狮，是人类航运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征服。这将改写世界上第三大河流的历史，使她变成另一条河流。而他立德便成为改写这条河流历史的人。

当固陵号徐徐驶向宜昌码头这个川江大门口时，立德岔开五指捋了捋他一头金黄而鬈曲的头发。他的眼光掠过宜昌江边的几艘轮船，掠过开埠以后越来越热闹起来的宜昌码头，掠过江边大大小小的木帆船，落在南津关那奔腾咆哮的江流和耸峙在大江两岸的高岩上。他顿时感觉自己无限高大，就像他已经成了川江的主宰。

楚帮的舢主儿驾长，以及外帮会馆的管事听说洋船要进川江，有的就跑到紫荣宫来问话。

紫荣宫是柳云龙当了会首以后建起来的。这是一个四合院，前有门厅，里面有正厅、厢、偏房和天井，厢房设有楼，外有廊桥。外墙青砖到顶，门厅和正房大厅的大木构架为抬梁式，梁与梁之间用雕饰有如意云纹的驼峰联接。梁及立柱、雀缩檐、廊轩、隔扇、栏杆、门窗等上面都雕有暗八仙、喜字图案和万字图案。屋顶为硬山顶式，盖小青瓦，瓦头则用白灰堆塑成四叶花瓣，卷草花纹滴水，山花上堆塑以游龙为主的如意云纹。

紫荣宫这时是新滩北岸最好的房子。因为门厅开阔，做着茶馆，厢房和偏房住着会馆的管事和跑腿茶房，另有几间做着客房。后面的大厅便是帮内议事的地方，两边靠墙摆着太师椅，靠里的一面摆一张春台，上面也摆放着一只柏木船的模型和香炉，香炉上方的墙上供着一尊镇江王爷的木雕像。春台前面是一张雕花方桌和一把太师椅，这便是会首落座的地方。

人这时都挤在大厅，七嘴八舌说着洋船进川的话题。

柳云龙坐在方桌前，听着人们议论，抽着闷烟，并不说什么。

对于洋船入川的事，柳云龙的关注不及万县码头。他有些不太相信轮船会开进川江。川江水情复杂，滩如竹节稠，泡漩交